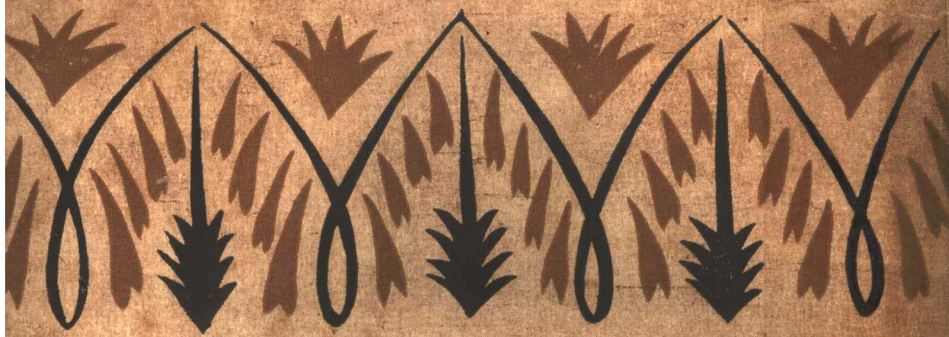




著 衡 杜

集鄉懷

版 局書代現

現代創作叢刊

2

懷鄉集

杜衡 著

現代書局

版

No. 0352

懷鄉集

實價七角五分

著者 杜衡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福州 廈門 杭州 香港
洛陽 開封 重慶 九江
鄭州 成都 雲南 汕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5, 15, 初版

1—2000册

自序

懷鄉集可以說是我底第一個創作集，雖然在以前，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這三年間，我也曾發表過一些作品，並且也出過一個自己也極願意被人忘記的小冊子。這以後，有整整三年之久，由於生活環境，更重要自然是思想底變換，我是壓根兒就沒有創作過一個字。現在，有許多朋友都當我是永遠「死抱住文學」的，其實，在那個沉默時期內，我倒的確也打算過把文學永遠放棄，去從事旁的事業。我時常相信，許多事業都是比文學更有意義的；文學是沒出息，無論對於社會，對於自己個人。

可是到前年，即一九三一年年尾，在家裏做了半年『陶淵明』實在做得太沒勁了，纔想起舊調重彈，再來這一手。那時候，尤其是由於望舒底激將式的鼓勵，我居然把久荒的硯田重新耕植起來，寫了一篇叫做『沙』。（此篇後來經過改作，易題爲『海笑着』還收在這個集子裏。）『沙』第一遍寫成時的效果似乎不大好。接着寫『蹉跎』我纔對自己底作品有了自信，而且有勇氣把以前曾經發表過那些拉拉雜雜的東西鄙棄了。熱存在這時擔任現代編輯，我那些本來不打算急乎發表的東西居然有機會的發表，自然很愉快，便一連寫上好幾篇，到去年年尾，積成了這部懷鄉集，而我對於文學的熱心，便冷鍋裏爆出熱栗子來似地，回來了。

我一點也不想否認自己是拿文學做逃避，我不想否認，如一位最值得欽敬的朋友所說，是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抱，纔來抱住文學。因此，在對於文學的熱心恢復了之後，我還時常以爲，文學是沒出息，尤其是對社會。我是感情的地傾向於這樣想，可是我底

理智卻不許我這樣想。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是被這重矛盾所支配着。

出於理智，我曾經在一本專登錄創作底計劃并材料的備忘錄上寫了這麼一句

話——

「不要相信文學作品是純粹的藝術，牠也是科學，也是教育。」

希望常常用這話來提醒自己。

可是每逢寫作，我是往往注力於藝術的完成；在許多應當聽從理智的時候，我時常害怕傷於感情底虛偽以及事實底架空。用一套陳舊的名詞來說，「真」（科學性），「善」（教育性），「美」（藝術性），這三者直到現在都不能在我底作品裏得到一個適當的調和。這三個要素，我有時候是祇能顧到兩個，有時候甚至祇顧到一個。

自然，我在這裏應當把得不到一個調和的「所以然」留給當世的批評家去說，例如「作者是被自己底小資產階級的主觀所限制住了」這一類話。自然而又自然，

我是根本沒有必要否認自己底階級出身的。

在一本作品集底自序裏，似乎本來就不必寫上這些類似『自我批評』的話；但既已寫上了，也就不打算毀紙另寫。

集名懷鄉，並不一定是我自己特別喜歡『懷鄉病』這一篇；在一些並列的作品中，朋友們自然有說這篇好，那篇差的，而自己卻老實稱不出一個分量來。不過，我在過去一年中大都是寫了些『時代落伍』的人物。我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雖然處心積慮地指示出他們底必然的沒落，可是終於還免不了流露着一些偏愛與寬容，尤其如『重來』、『藍衫』等篇所表現的。Le mort saisit le vif，這些過去的骸骨正不知道在把我拖往那兒去，現在披閱全集，名曰懷鄉，也算給自己解釋，也算對自己嘲笑吧。

目次

海笑着	一
蹉跎	三
懷鄉病	五
王老闖底失敗	九
牆	一三
人與女人	一三
重來	一五
藍衫	一九
在門檻邊	二二
葉賽寧之死	二五

海笑着

一

「你總得告訴他，至少在事後，」炎之一隻手靠住鐵欄，挨近她去說。

然而她卻在對大海出神。太陽在水面撒下了金色的網，一萬頃的晴光炫耀在她眼前。她清朗的心裏似乎也有個小小的太陽在微笑了。海上的心，像自由地飄浮着的海船一樣，牠不會想起曾經把牠縛在碼頭上的鐵索來。她愛自由，自由是多麼美麗的！

「芸仙，」催促的聲音又開始了。「你應當給吉甫一封信。」

吉甫？那個遮斷了她對於未來的憧憬的人。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她憎厭提到這麼一個人底名字，是比任何時候都厲害。而且還有這麼一個「應當」，好像在他們之間存在什麼責任似的。這話怎麼也會從炎之嘴裏說出來！

「可是應當怎麼樣告訴他呢，你說？」

「那可隨你了，反正又不是瞞人的事。」

這倒也不錯，什麼都可以告訴人。何必定要把自己當作淫奔的妻子呢？她很可以坦白地承認了一切，而且無需乎臉紅。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丈夫；除了這一種社會的關係之外，他們之間並不存在着什麼。一個丈夫，他可以把妻子在家庭的牢獄裏軟禁一世，永遠不使她有做人的機會嗎？這是每一個有人性的女子都需要反叛的。

「這信，我可以這樣寫——」她沒有說下去。她想說的是：把牠當作代表所有女

性反抗家庭的總宣言。然而這口氣是太大了，反顯得有點孩子氣；而且炎之一定會笑她，假使她真這麼說。

她自己想起都笑了，海也在晴光下笑着。

一個疑問記號在炎之底眼光裏作了剎那的顯現。

「我們下去吧——不，我自個兒下去，不要你看着我寫信。」

拿起了筆，她便感到思想底進行沒有平常順利。「吉甫——」當然用這麼一個無需乎形容詞的名字來開始，沒有問題。然後——真是，又不做什麼大文章，祇要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完就得。

「在天津發出的信上告訴你的計劃，我現在已經實行。昨天我上了回南方去的船。要請你原諒的是，沒有在事前得到你底允許——什麼「允許」改成「同意」吧；「同意」還可以不必——「沒有在事前使你知道。」——這很不錯——「但是

我沒有別的辦法：我不能讓你用無理性的固執來阻止我。我突然回南方去，你千萬不要懷疑有什麼別的動機；這動機非常單純——其實，他要是聰明一點，不說就該明白了——『就再說一遍吧，因為我發現自己在名義上是你底妻之外同時本身也還是一個人，因為我要去找尋做獨立的人的機會。』——這兩句話好像是從什麼地方抄下來的，她覺得。然而至少他不會知道。而且一定不贊成。真討厭，那種沒有理性的固執——『這意思我早已在多方面對你表白過了，你懂得嗎？』——她有點氣憤了——『人應當是一種有理性的動物呀！』

這算是一節；她停下筆來聽水波底澎湃。

『現在我不能確定什麼時候可以重來北方，』——其實，這也可以不必說，不過寫上了也沒有什麼——『但至少要等到事實使你明白了一切的時候』——這又說得不清楚，應當改做：『要等到你確實覺悟了的時候。』——這還不明白嗎？

——「到上海，我相信在短期間就可以找到一個職業：陳先生」——這何需隱瞞自己底老師，某一個女子底丈夫，兩個小孩底父親，何況他又親眼見到過——「已經允許竭力幫助我。」——叫人「幫助」不就是依賴：他自己要位置的時候難道沒有找過老師——「陳先生，他剛巧」——管牠，就這麼說吧——「也同船往南方去……」

然而她開始感到筆底重量了。攔起筆，把那頁信紙來重讀，無論如何，她讀到提起陳先生的地方，總覺得多少有點不自然。

爲什麼剛巧和炎之在一塊兒呢？

不，她用不到報告得那麼詳細。單寫上三兩行可不是更乾脆？想着，她又提起筆。衣服底絳絲聲使她本能地回過頭去。嚇了一跳。不知什麼時候閃進來的炎之正帶着笑臉在後面偷看。

「你來幹什麼？」

「看你底信。」

「不給，」媚笑着，她把信紙掩過。

信紙底掩過，這分明是說，今天是不可能再把牠寫下去。你看，暮色已經從小窗洞浸淫進船艙裏來，不久便是晚餐的時候了。不要把海上落日的那幅奇景錯過吧。信，反正是要到上海之後才能發。有明天，明天可以繼續寫。

連接的幾個明天都過去了，像一個個地飄過的波浪。

然而連接的幾個明天卻每一個都加添了寫這封信的困難。假使你經驗過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在一起的那種情形，你是不會懷疑這回事的。現在，放在他們眼前的是祇剩下一個明天了。

不，在他們眼前的不是明天，是這樣的夜，這樣的海，這樣的月色，每一個原子都充

滿了神祕的默示的空氣。男的用口笛吹着一支流行歌曲底斷句，隨後便浸入沉默。女的感到一陣陣晚風在吹散那升到她頰上來的熱氣。她沒有話說，他也一樣。他們何必說呢？這樣的月色，這樣的海，這樣的夜，牠們已經說了一切，說了他和她所能說和不能說的一切。

在某種自然底壓力下，他們是祇有屈服。

三五天之內，他們是走完了在別人可能是三五年都走不完的路程。她覺得靈魂深處的寶藏已經被發掘，這個她自己所不敢發掘的寶藏。好久就橫住在她胸前的問題，祇消在幾天以前，她還是要倔強地回答一個不字的；現在，雖然難免要臉紅，她卻祇能默認了。

二

未來，那真是意想不到的，像一個夢。

未來，那無疑是平坦的，燦爛的。他們什麼都已經打算好。屋子將租在都市底近郊；要好的空氣和光線，那不成問題。家具無需乎太多，祇要精緻。男的主張租佈置好的房間，據說是爲了省麻煩。但是女的反對，她覺得這不是久長之計：他在上海的職務不會是短期的。你瞧，炎之多麼能尊重她底意見：他很快就讓了步，而且樂意地。於是，牀是要最新式的西門子；家具底色彩，男的不參加意見，女的以爲全用乳白的最爲美觀。此外，譬如說，窗幔應當用水綠色的薄綢，檯燈上應當有五彩的流蘇，等他拿到薪水的時候應當買一架留聲機……這一類瑣碎的問題他們都談到了。

在輕盈的心境中，一切都進行得順利而且迅速。三天之後，他們已經有了一個什麼都齊備的住宅。當男的出去接洽職務上的事情而費了半天的光陰才回來的時候，請看吧，是一幅多鮮麗的光景呈現在他眼前！在房間底佈置和裝飾上，她是巧妙地應

用了她所有的美學知識的。你就是要吹毛求疵，也是無從求起；你祇能贊美她底能幹和聰明。而且，未來的同居生活是預言着多麼美滿呀！……

然而芸仙卻感到像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了似的。就是在歡樂底最高點，心也會突然跳起來，雖然是剎那地，像在熊熊的爐火裏投擲了冰塊。

炎之在安適的寫字檯邊寫他自己底信了。

不錯，那封信，那封沒有寄出而且沒有寫完的信。牠在她底紙夾裏停留一天，她底心便一天得不到安寧。她輕輕地把它拿出來，躺在沙發上細細地重讀。不妥當，第二遍是更多的不妥當。從現在看來，已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一種激怒的心情使她把信紙撕成碎片。

『炎之，』她底勇氣終於讓了步，『你寫完了自己底信，替我也寫上一封吧。』

『好，』他是無須思索就明白了的。『可是，明天成不成？』